

缺不決搘困圉以彌爭見八知識無半語
之相投將一辦會爲四明而拈出

佛祖統紀卷第二十一

卷

卷

九

佛祖統紀卷第二十二

宋景定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

撰

未詳承嗣傳第八

東陽善慧大士

齊梁之間

景明道房禪師

齊印傳

北齊僧稠禪師

北齊李獎侍郎

齊印傳

天台智琰法師

金華方叢法師

西京楚金法師

千福乘錫法師

錄南法善法師

五泉真公法師下二人見淨土篇

南岳承遠法師

南岳海照國師

無迷法効法師

下二人見之義篇

長沙懷遠法師

懷

五臺志遠法師

志

五臺元塔法師

連昇傳

天台道遇法師

道

國清清觀法師

清

國清文舉法師

文

建業敬雲法師

敬

泰山妙行法師

妙

四明子麟法師

五代唐
會

十祖玄燭法師

宋下三人

嘉禾皓端法師

宋下三人

嘉禾子玄法師

宋下三人

天台元頴法師

宋下三人

捨菴聰法師

南屏傳

無相善勤法師

南屏傳

寶藏利贊法師

南屏傳

普慈揮法師

下二人選假名號

空相融法師

南屏傳

超果照法師

下二人教法寶傳

廣化明法師

宗元錄頴法師

寶雲威法師

方廣量照法師

普照因法師

佛智道如法師

寶積寶法師

淨慧威法師

左漢志昭法師

無功居士王闡

有為天台之道而無聞於後世者固亦多矣

非以其迹晦而位卑身亡而嗣絕乎至若舊雖有傳而無所師附見它傳而無所考凡於法門有旁贊之一益者豈不樂書作未詳承嗣傳

東陽大士傅翕字玄風義烏人齊建武四年五月八日生幼與里人漁父籠磧角沈水中

祝曰欲去者去止者止人以為愚年十六娶劉氏生二子普建曾成二十四漁於稽停塘

梵僧嵩頭陀謂曰我昔與汝於毗婆尸佛所發願度衆生今梵率宮衣鉢見在何當還耶令視木是圓光寶蓋瓔珞覆其身乃悟曰鑪鞴之研多妙藥良醫之門足病人方急度生何

星主

土

跋思覺率乃結菴於松山變拂樹間自称當
來解脫菩薩大士種植蔬果任人采取爲人
僕工畫作衣歸與妻妙光敷演佛法苦行七
年宴坐之間見釋迦金粟光三佛東來放
光如日空聲唱言成道之日當代釋迦坐逝
場已而四衆齊至作禮郡守王然謂是妖妄

因之兼旬不食愧而釋之還山愈精進曰我
從堯率宮來爲說無上菩提昔感此事今不
墮藏大通六年遣弟子傳唯奉書詣闕稱帝
為國主敕世菩薩詔報曰善慈欲度衆生欲
來隨意帝預敕鏗門以觀其異大士袖出木
鉢一扣諸門盡開見帝於善言教謂者三贊

不拜直上御榻對語異常設食竟出鍾山坐
定林松下縣官資給大同元年請講三慧般
若於重雲殿公卿畢集天子至衆皆迎大士
不動御史問故答曰法地若動一切法不安
帝善之翌日獨延於壽光殿夜漏上乃出梁
未饑亂日與其徒拾橡栗採草作糜以活閭
里盜不忍犯嘗曰我賢劫千佛中一佛弟子
懇榮欲建龍華會大士曰龍華是我事沒可
建請佛停光會若從吾言定見龍華又曰吾
悟道四十劫釋迦方始發心由釋迦能捨身
所以先我成佛陳天嘉二年山中行道常見
七佛在前羅摩從後調第千三百七佛中唯釋

迦歎與我語光大二年冬大士曰嵩公已還
梵率天我不得久住作還元詩十二章大建
元年四月二十四日示寂七日縣令陳鍾晉
來禮敬傳香之次猶反手受香衆益驚歎尋

荆溪止齋義例曰東陽大士位居等覺尚

以三觀四運而爲心要故獨自詩曰獨自
精草堂元法師隨解云期三千其實離聲
惟三乘也三千自音山一作一非一切而一
一心敵萬品三千也三乘三念是著了三
三觀中試一念即一作一非一切而一非
相如雲何先生此極真妙也然同固固
棘林何先生因景物感應虛無記此詩
萬株草根蘿也善惡學醫同固固
荆棘叢林也

雖獨自作趣十界四海四句問我心中何所著問起推檢四運并無生正用觀也。此證也。千端萬累何能縛此觀成也。十界甚因是觀者。况復三觀本宗瓔珞補馱大士。宛如符契小學略經二卷上卷明次第三觀謂入空觀矣。觀法下卷明二觀爲方圓得入中身第一是觀也。觀大士金口觀眾今安達立道宗師頤身三觀皆美也。

永樂北藏

佛祖統紀

第一九九册

於前智論申之於後北齊心悟而立爲法
東陽旁贊而示以詩皆所以明此道也東
陽顯於梁而終於陳當北齊南岳智者以
此道相傳之際尚無恙也昔承佛口之觀
宣今值諸師之授受於是作而言曰大哉
三觀之道行於震旦其在斯時乎乃述盈
二詩從旁而讀之宜也世人不考爲同時
遂指東陽爲前人而謂其能預談三觀故
晁景迂爲明智碑亦謂前乎智者以道其
教者曰梁傳大士斯言未的也今當易之
云與文禪師同時旁贊其道者曰傳大士
以大士無授受之迹今但附見於傳首云

禪師僧稠鉅鹿孫氏從景明寺道房禪師受
卷五
行止觀攝心旬日即得入定復修涅槃聖行
四念處法安居五夏日唯一食嘗九日修死
想觀以所詣白跋陀三藏藏曰葱嶺以東習
禪定者汝爲最矣復詣王屋山修習前法遇
兩虎鬪師以錫杖中解虎即散去黃門侍郎

李獎求學禪要爲說止觀兩卷北齊文宣詔
師出山說法師爲說三界本空萬法如幻榮
華世祖不可常保帝爲之毛豎汗流於鄆城
結雲門寺以禮奉之宴坐一室未常送迎弟
子或以爲諫師曰賓頭盧迎王七步致令失
國吾雖德不逮古而儀相是同不敢自欺冀

致福於帝耳帝感左右之言謂師不敢欲躬
往加害師已冥知旦乘牛車往谷口二十里
拱立道旁帝恠問之師曰身血不淨恐汙伽
藍帝愧悔謂侍臣楊遵彥曰若此真人何可
毀謗欲負師還寺師磬折不受帝曰弟子負
師徧天下未足謝愆遂同輦還宮問弟子前
身何人師曰曾作羅刹王今猶好殺祝盆水
使視之即見羅刹形又欲見佛法靈異師投
袈裟于地帝遣人舉之增至數十人不能動
師令沙彌取之如舉一羽帝益敬信請受菩
薩戒留禁中四旬而出乾明元年四月示寂
致達塔以藏舍利

述曰案稠禪師行道於北齊天保中與思
禪師爲同時逸而推之則知受止觀於房
東魏孝靜之世特文禪師始以已悟一心
三智之道以授思禪師則知房師所受止
觀亦應稟自文師蓋文師悟由中論獨步

河淮時無競化非小乘禪師之所能知然
則房師上受文師下傳稠師上下推之爲
可信矣

法師智琰母夢升通玄塔相輪坐而誕十二
誦通法華時稱神童祝髮之後即參講席
正觀年終則如來誦以嘗隱虎立山講懺除日

誦法華至三千部齋鎖未爇自起煙芬夕燼
燼空潛加溢水蓋天童給持之驗焉行三淨
薰修十六觀率五百人月建齋講十年不替
誦法華淨名皆三十編觀音玄三十編身觀
八年冬示疾見梵僧手執寶瓶曰吾無邊光
也卻後淨土稱功德寶王即我是也師謂門
人曰無邊光大勢至也功德寶王其成佛之
號也由因言果以此勉余余其西歸乎即入
定不反

金華方巖和尚荆溪未入僧時曾從之受止
觀應是左

法師慈金廣平程氏七歲出家禮藏經法

華在手九歲依西京龍興寺具戒習智者教
嘗誦經至寶塔品身心泊然寶塔忽現釋迦
分身滿虛空界禪坐六年誓建斯塔誠懷一
啓檀信自來於築基夜誦經行道衆聞天樂
異香玄宗夢空中楚金二字詰朝訪問咸以
師對乃親製多寶塔額賜繡緝爲助功畢之
日五色瑞雲凝於塔上謂同學曰鑒井見渥
去水不遠鑄木已熱得火可諧凡我七人幸
成一志晝夜誦經香煙不斷乃於春秋二時
集七七僧行法華三昧奉旨許爲常式前後
感獲舍利七百粒血書法華菩薩戒經以祝
九重寫法華千部金字三十六部用鎮寶塔

復寫千部散施信人化緣既畢右脣而逝
燭火滅雪顏如生天子遣塔于城西寺元十
三年左街功德使寶文塔奏先師楚金於天
寶初爲國建塔置法華道場今僧衆禮念六
十餘年經聲不絕乞加旌表詔證大圓法師
法師飛錫與楚金精嚴三觀天寶初遊京師
止於南華閣草堂俄有詔住千福法華道場
不空翻譯新經頻當筆受潤文之任永泰初
詔於大明宮同良貢等參譯仁王護國及密
嚴經與三藏不空學士柳仇童加詳定充證
義正員嘗撰念佛三昧寶王論三卷明淨土
三世通修之義

是五
主
禪師法善習天台教學唐天寶間遊京師常
誦法華所居之處瓶水自滿牘終見金蓮從
空下迎天樂競鳴隱隱向西去

法師志遠汝南宋氏初依荷澤閱天台一宗
該通妙理力學積歲居五臺華嚴食非別請
臥不解衣四種三昧用爲常課會昌四年忽
絕食數朝識門人曰天台之道妙在法華文
句本迹二門開近顯遠玄文五義判擇止觀
境觀雙修行解圓明遮照平等將踐聖階降
茲罕及禮儀方等必假精誠永懷于茲宜副
吾意時學者如林唯元堪達其旨武宗澄汰
佛法堪稟遺言以諸文藏之星望宣宗即位

重輝佛日塔再葺舊居取其藏本置之影堂
傳唱當時絕而後續

法師道遙天台人大歷中入京傳教咸有著

述能於虛空遊行往來時謂有神足之證

法師清觀臨海屈氏久居國清妙洞三觀禪定神異清介自守不畜衣鉢嘗曰恨未能舍

已頭目溪南有請供者夜雨水漲人不能渡

師頃刻即赴身衣無濕人知其有神足通焉

法師文舉東陽張氏入國清習天台之道悉

通要妙其形如山其貌如玉動若浮雲靜若止水目不旁視口無戲言四威儀中無非律

範丹丘二衆仰以爲法先是因清爲榜帝建

光明道場歲以爲期人繁食少師竭力營建
成莊田十二頃衆賴以濟

法師敬雲達業人夙學天台之道光化二年
於永嘉寺講經依俱舍論述小乘入道五位作拆玄記二卷

法師妙行初學天台教既入居泰山結草爲

衣捨累爲食行法華三昧感普賢現身證明

後專持彌陀經於一夕見流離地佛與二菩薩

灌頂立空中中僖宗聞其名詔賜號常精進菩薩後一日再見寶地謂左右曰吾無觀想而

寶地復見安養之期至矣即日右脇安臥而

化

星

十七

法師子麟四明人五代唐清泰二年往高麗
百濟日本諸國授智者教高麗遣使李仁日
送師西還具越王驛於郡城建院以安其衆

壽昌

法師玄燭戒德定品慧業法門講唱宗乘當

世特立大順初傳法帝京學徒數百左右

悅

隨時謂其可繼荆湊尊稱爲十祖云

法師皓瑞嘉禾張氏聞玄燭時稱十祖遂往
參學即悟一心三觀之旨誓心山居二十餘
年身無長衣口無異味坐唯一榻門不設關
本朝建隆初無疾坐亡火浴舍利不知其墓
得法者八十人

法師善勤天台人無相以主席請于郡時以
師高行爲之舉及遷淨名舉幢華祖其席捨
菴遷赤城衆舉利贊號贊處寶藏部使者復
以無相界師以衆不足容乃別遷勝地增建
棟宇時謂安清淨衆講妙教觀宜天人之交
暨也

法師元顥吳興人政和二年於郡城間元達
智者院日居慈靈閣兼筆著書自正像統紀
終教藏目錄凡百卷名天台宗元錄序次古
今諸師行事爲山家之盛典云又述法華靈
瑞集爲十科始於普賢證明終至香光表相
都補爲都師有招權者誣以事民其夫聞者

流涕而師不爲怛幅巾布褐遨遊人間隨時升沈晚在墮橋巷墮誦經課佛一夕面西危坐欣然神化焚龕之日舍利布地

法師曇照四明人受業方廣宣和初述天台別傳注最為詳矣學者趨之

法師志因號號普照少學天台之道歸淨土行五十年法服未嘗去體嘗因冠擾入山避亂唯構禪服方欲登圓冠已逼近師易衣石上從客洗漱冠不敢犯識者歎仰謂之遊行無畏其斯人乎

法師志昭居在遼述釋迦譜稱舅栗叔父鎧峯微旨及繩次歷代宗承闡後學於是有考

土聞四明慈溪人自號無功叟家世名儒再舉進士不得志布衣蔬食樸詢講席晚年唯專念佛以所得旨意述淨土自信錄其序略云衆生本心具四淨土如同居者在具縛凡夫即可依之其餘三土至斷惑聖人始獲證入焉且往生一門有二淨業曰正觀默照本

心也曰助行備修萬善也正觀與助行並進則了達四淨土矣止有願等事善者近生凡聖同居而遠作上三土之因也以此論之則淨土者正是究竟菩薩所登境界而最容惱惱衆生回向漸修耳又云圓機體道是最上淨業苟加願以導之即預優品愚朴之輩但

文

稱佛發願者亦莫不生觀淨土一門則知聖人無棄物也彼但守癡空之人以無礙無修起自障心絕他學路乃高其言曰淨土末事何足道哉發是言者可哀也矣紹興十六年四月丁卯之夕忽聞異香滿室謂弟沙門思齊曰此吾所修淨業有感也乃沐浴更衣面西趺坐而化焚其軀得舍利如菽者百八粒

佛祖統紀卷第二十二

釋
聖

永樂北藏

佛祖統紀

第一九九冊